





平民的光寵

(翁丹)

孟子說過：『民爲貴，社稷次之』，如今盧聯帥忽然下野，他也曾寫了這封書，是：『你們如能繼我的光，我雖做平民，也是有光寵的』，所以盧聯帥好容易的貴，就算盧聯帥的打聽，社稷呢？或者就是地盤了，所以盧聯帥好容易做到平民，地盤反可以不要哩，但他這句話，實係在未做平民之前發出來，當兒童發表的，我以爲若在他做平民之後發表，大約這句光寵又須另作個解說，何以呢？爲的我們真正的光寵，也要還他們不打才好，真正的光寵，也還要他們不打才好，真正的光寵，也還要他們不打才好，因他們一打，就有飯吃的，變成沒飯吃，有家的變成破家，有命的變成喪命，試問，光寵在那裏？有人說：『不對，他們那平民和你們這平民，本不相同，他們是從光寵的地方來的，雖做了平民，依然是光寵的平民，就是他們平民所希望的光寵，也不是你們平民所希望的光寵，何能併爲一談呢？我聽了不信道，平民既本有光寵，爲何反要求人打了才將光寵給自己？我想來想去，總以爲這是未做平民以前的光寵，譬如一個病人，在未斷氣之前，誰也不知死後怎樣，又沒了本來面目，或者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來如此。

下野的解釋

(妙曼)

自從老申發了兩次號外，標題是：「盧何下野」，於是在這兩天的各報上，盧何下野四個字，成爲一個連綴的虛名詞，但是諸諸位想想，這盧何下野四個字，通不通，以我想來，却有些欠通，盧何這一番解職，有的說已經到日本去了，有的說還在上海租界裏，這兩處地方，都當不得一個野字，就說是到日本去了，難道日本便算是他們的野嗎，而且往往只聽得人家

上海的人，是應力加一有說，上海便是下野兩個字的對待，下野兩字的，便是這個主意，這却不知道咧。

紅豆一名相思子，吳郡賦注所謂三十年始一花，故其實甚罕見，

賓筵隨筆

京自寒

這南處地，都管着日本，難道日本便算是他們的野嗎？而且往往只聽得人家

紅豆一名相思子，吳郡賦注所謂是三十年始一花，其實甚罕見，紅狀如桃實，破之得實，一色深紅，角，無鉤足甚也，實大而爛堅，且爲，爲足貴也，虞山詩人宗子盛牧翁手植所結實六七窠，分贈麟、郭、鄭、龔四洪，王書齋式通，吳在賦詩紀之，其贈予者雙窠完在，只、絕似篆書字，一而中微凹，一如眉月狀，置諸掌上，若對美印聯珠串柳枝。未與絳雲錦清切印聯珠串柳枝。千古精靈長不滅，澈底琉璃帶綠。一夕集飲春華，柳是聯珠銅印也。

冀汝桐的下落

(狼天)



書事

(寒雲自北京寄)

江南兵馬正倉黃。  
見烽烟慘北荒。  
野萬方沉赤練。寒淒  
月圓錢鏐。秋風淅  
雨無色。夜雨歸鄉  
有芒。世亂龍蛇各  
陸。鴟鵂安得一枝  
吳頭越角夢蘆花  
風雷挾翅飛騰。  
旆旄絕際約。八  
旄旆絕際約。八  
火動迢迢。忍看  
嶺湖清。慘愴笙  
板。鳴咽秋聲  
感。得彈長琴塞江

書事

是南北

來談北京扣報的情形，很可發笑，且把他寫下來。第二個月北京軍處又發了一個扣留新聞稿，經美國使館（？）抗議，也就放了。第三個月新聞稿又發出來，後來索性把上海報一齊扣，直到現在纔放，中間並且扣北京出版的華文某外報，當時外國公使跑到外交部辦交涉，有顧伯愷是軍處出版的權限，參贊要求賠償損失，說每天銷報一萬多份，還有廣告收入，事處的權限，參贊要求賠償損失，說每天銷報一萬多份，還有廣告收入，小顧和軍處商量，說是要錢就給好說話，每天照他報，給他一千塊錢，一天可是有兩個條件：（一）每天一千元是天天付，不能一次全給；（二）必須改變調調，這條件妥協之後，果然新聞稿就扣得多了，忽然有一天，軍處處長說：『這條件妥協之後，果然新聞稿就扣得多了，忽然有一天，軍處處長說：』

龍華新史

者

却說伍秘書長因為戰事緊急，連宵沒有回家，他這位太太前金剛金小寶恨得什麼似的，他說這一定又到那個污貨那裏去了，原來伍秘書長最近討了一位姨太太，比了他的太太還要兇，金小寶不敢和他爭鬧，只伍秘書長出氣，伍秘書長念他是患難夫妻，也不和他爭辨，這兩天的確衙門裏有事，便是姨太太那裏也沒有去，而且許多外國報館的記者，每同胡蝶簇擁着，一般簇擁着，伍太太停停一個電話，刻刻一個電話，到龍華去，總統伍秘書長不在這裏，去招待外國人去了，這一晚上晚上，華開軍事會議，戰爭的局面變動了，幾個軍事當局下野，連伍秘書長書裏也只好一同下野，近水樓台先得月，這消息便立刻傳到伍太太耳朵裏，是伍秘書長還沒有回家，伍太太連忙打個電話到龍華去，一來探探伍秘書長的行蹤，二來問問他們究竟還要開戰不開戰，那電話打過去，却是姓汪的接了，先問問伍秘書長在嗎，回說不在，伍太太先是一氣，又你們還打仗不打仗，說不打了，又問怎麼不打了呢，說程師長手張不鬥，是那一個程師長，可是程落水程師長嗎，答道正是，伍太太聽之，不

日沐猴冠

(公權)

秀才輟路自多端。朋友朋朋養不難。  
戰罷相看成一笑。世間真有沐猴冠。  
某日午後，吳佩孚以猿猴百餘，藏  
於兵車之上，經過天津，連往山海  
關，其用途如何，尙秘不得聞。或  
曰：吳因奉張用奇瓦斯作戰，猿猴  
感覺較人爲靈敏，其用猴於戰時，  
卽所以應付奉軍奇瓦斯之策也。

大前門  
烟中極品

夏月珊軼事

主 要 山 林

夏月，璵世業作小石山歌三首，爲新舞台，有年。於本月十一日卒，爲人樂善好施，滬人本知之，其軼事有可記者。夏之卒，若早自知，布署後事，都有條理，最後檢所節浴錢，得百四十元，以百三十，振濟孤貧，餘者，分與女媳各五。夏茹素，腸必自食，卒前，特具肉食，召女媳食於

義吟程鑑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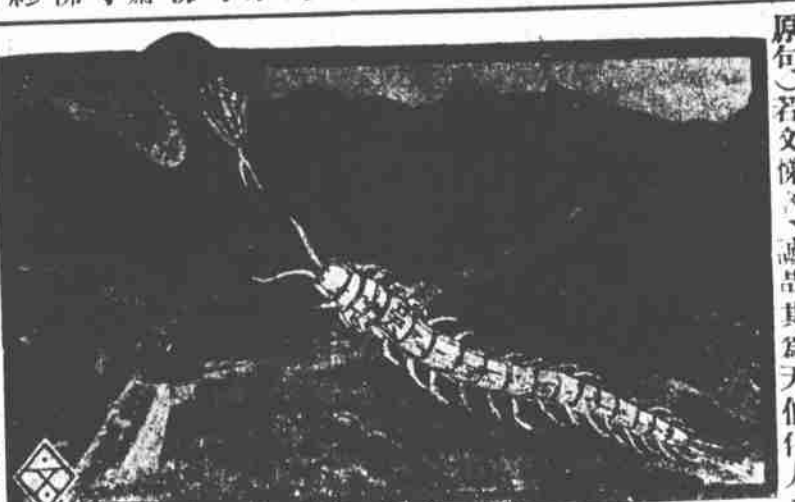
(京自发)

醫士劉叔和語予曰：頃爲羅撫公之侄增診疾，據言撫公死後，慘不忍言，其婦既發狂疾，其子又復懦弱，惟賴伯人程飭飭養助其喪。當撫公病時，之喪已費五百餘金，經先後數次，二萬金，死後衣棺殮，亦甚畧任之。一棺之槨，已出諸城，先後數十萬金，斃後初無厚蓄，不容舉債以應，其風義雖賢者，亦有愧焉。出之今世，非士大夫所說有也。予又聞飭哭喪，三棺白，爲愴歌者某曰：蘭芳王美，亦各以金爲賄，虞墓樹境中，聞此爲

文弟小史

(5)

讀樂笑先生飛公女弟子記、述文佛  
問字事、情文兼至、拍案叫絕、記中  
原句、若文佛、誠哉其為天仙化人



憐渠錄後

(卷六)

宋朝汴京有句俗話，『心相橋、馬首圓』，馬首從古就圓不起來，現在寒雲發表了橋渠橋的第一段，這個主動的並不是寒雲，却是全從袁二公子心裏生出來橋渠的一股勁兒，就有這個橋、山的歌歌，現在還不肯出現，要等我的序，我不配做序，就在後頭頭頭頭，山人的歌歌，現在還不肯出現，要等到後來才出現，我這篇橋後，覺得在這個時候出現最好，第一、寒雲的眼界最高，無論甚麼美人，他不居心憐愛，渠就不能在他眼裏現出一種可憐的好處，慢慢等着渠變遷是憐愛，恐怕林屋山人的詩不能出來，我的橋後，也就拉倒了，談到渠變遷是憐愛，却和他的渠不同，他橋的渠是女性，我橋的渠，又是男性，誰呢？從前振振有名的渠，我毫不不用橋，如今渠的頭，固然沒有從前大，連渠的渠，都付之煙雲了，照這樣看來，現在距比渠更大，也未曾橋沒有，再過些時，他的頭也就漸漸的小起來，寒雲用渠是專一，的橋渠只橋了一個渠，我是一種慈悲心，但凡是可憐的渠渠渠渠，我不憐渠的頭怎樣，但要渠渠渠所橋的渠，又移轉變成別人所橋的渠，這種管渠的頭可憐，又有誰不該憐渠，怕只有寒雲沒有工夫再橋這些不是女性男性的可憐，又有誰不該憐渠。

三日報告

上言似鑿

其一  
盧何東渡、臧致平未前知、臨時得命取樂水、聲未絕已溘然而逝、外間各種傳聞、悉非真相也、

輓羅拔東

## 就訊

沈寶昌、沈陶昌在其列、虞子嘉之、  
新夫人未同行、

其二

夏月月圓、素有肝風、年必發一  
二次、今歲秋節後、舊疾復作、較前  
稍重、自月之七日起忽轉劇、經中外  
醫士診治、漸見輕鬆、至十一日、狀  
似全愈、午膳時食量亦增、且與家人  
言笑如恆、見者亦其樂粲、邈至午後  
七時、在臥室吸水烟三、甫止、忽  
命取藥水、聲未絕已溘然而逝、外間  
各師傳聞、悉非真相也、

(泳)